

一部商界女流的《红与黑》  
一曲痛心彻肺的官场血泪挽歌

# 商尘女



岳少鹏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岳少鹏 / 著

# 商尖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尘女 / 岳少鹏 著 . - 乌鲁木齐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2002.5

ISBN 7 - 228 - 07164 - 6

I . 商 … II . 岳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910 号

---

**责任编辑:** 丁璇

**责任校对:** 小江

**封面设计:** 羊继平

**商 尘 女**

**岳少鹏 著**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四川滨江印刷厂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

ISBN 7 - 228 - 07164 - 6/I · 2589

定价: 23.80 元



90265856



## 作者小传

涪江河畔土著人。  
作农民、纤夫、文化干事、企业厂长、新闻记者……历经生活苦难。  
曾出版、发表长篇小说《东南烟尘》、《寻找女人》、长篇连载《炼狱》、中篇连载《商海历险记》、《铂金被劫案》以及其它中、短篇小说、杂文、故事、新闻作品若干件。现专事长篇文学作品创作。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据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文小凤下定决心要走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文小风以合作经商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广撒美人帖……



经干处长文廷易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占有文小凤，最终还是栽在她手里！



副局长杨风拥得美人文小凤，却不知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章长志本该进牢房，最终却升了官……



*Changzhenzhi*

商

坐

女

*Changzhenzhi*



文小凤似乎闻到了什么风声，赶紧带着“新俘虏”地矿总经理逃遁……

## 人物小集

**文小凤** 小县城的美女。她不甘地域束缚，充分利用女人的先天优势降龙伏虎、斩关夺将、俘获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为她所用，搅得家庭生离死别，搅得商海浊浪翻滚；她敢说非常之话，敢作非常之事，令须眉男丈不敢望其项背，最后成了发横财暴富的女强人。

**文延易** 大学毕业任党政干部，官至市委组织部处长，因桃色风波和强抢父尸运回家乡土葬而断了官场前程，愤而下海经商。他与文小凤最先发生肉体关系，在心灰意冷尤需得到异性温存之时，文小凤的床第却让另一位西北猛男占据了。他在醋意大发，妒劲横生之际，却又割舍不开文小凤摄人心魄的肉体、更指望利用小凤带来的钱财实现自己的梦想，便一直和小凤保持着若即若离、斩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在当了大珠宝商之后，被小凤施出的一个又一个毒计整得焦头烂额，决心从此和小凤脱离关系。却又在国际大酒店被文小凤再次俘入怀中，重温鸳鸯旧梦，然后甘冒风险，为小凤一夜暴富当了下家。

**杨 凤** 煤城市财政局副局长。其妻子秦杏花身体瘦弱，患有先

天性性冷淡和子宫瘤，最怕过性生活。杨风高大威猛，体魄强壮，性欲旺盛，却长期得不到宣泄。在接到文小凤的美人帖之后，立即赴约，从此鸟出囚笼，鱼游潺水，和文小凤一见，猛男靓女，干柴烈火，更如滔天之势：把理智淹没，把灵魂焚毁，只剩下了男欢女爱，七情六欲。

宋志召年轻时是一个拉架子车的车夫，改革开放后因机遇好，脑子活，当了黄金珠宝店的老板。他老婆因为集体企业倒闭，无班可上，既没有站柜台卖珠宝的容颜，又没有作财会当管家的文化，终日无可事事，迷上了气功，后来又皈依佛门。宋志召独身闯荡商海，外面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和家庭的清冷寡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志召终于在招营业小姐时见到了红颜知己，白嫩清秀的宋美姣。从此将她带在身边，演绎了一场又一场艳情剧，却始终攻不破美姣最后的防线。而美姣却在深圳被铂金首饰厂的大老板灌得烂醉如泥。当深圳老板要美姣陪夜时，宋志召拍桌而怒，严词拒绝。宋志召虽损失了一笔大生意，却最后彻底得到了美姣。美姣有了身孕威胁宋志召明媒正娶她。宋志召定下毒计，假意送老婆去山里烧香，将其推下悬崖，又买通牧羊人作证她是自己跌下去的。遂了和美姣的鸳鸯梦。新婚之夜，却被宋志召前妻的儿子冲进洞房，趁宋志召和美姣泡在浴缸之际，将新房砸得粉碎，而后悲鸣出走。美姣痛哭流涕，逼着宋志召说出实情，却又暗中给他录了音，从此，宋志召杀人灭口的罪证就紧紧攥在了美姣手里。

## 故事梗概

妙龄少女文小凤美丽绝伦，虽然出生于山区小县，却不甘地域束缚、一心要闯进大世界。她利用报纸和媒体大量搜集信息，将自己迷人的玉照印在名片上，以合作经商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广撒美人帖，招来天下各地猛男阔佬。一时间，小凤身旁蜂狂蝶乱、尘烟滚滚。

宜宾市委组织部下属的兴蜀公司经理、经干处处长文廷易近水楼台先得月，昼夜兼程赶去和文小凤见面。小县城的美女遭遇都市来的大官，两人很快就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了。文廷易以生意名义把文小凤带回家，向妻子汪玉芸谎称是本家堂妹。那夜，汪玉芸患重感冒从昏迷中醒来，却见丈夫和堂妹正在翻云覆雨。

文廷易无颜又无趣，只好和文小凤出外。文小凤却接到了被她美人帖召来的另一路商界英雄：山西煤城市财政局副局长杨风的电话，他押送了近百万的货近日来川。文小凤为迎接这位大财神，托词甩了文廷易。文廷易踽踽独行返家，继续受到

妻子冷遇，怏怏不乐地去了高原地矿参观黄金钻石宝藏。

文廷易在农村的老父旧病犯了，进城医治，汪玉芸虽气丈夫，却对公公极尽孝顺，一晃半月，文廷易还不回家，汪玉芸心中万般委屈，忍不住到组织部找求部长探听丈夫消息，无意中说漏了嘴，从此断送了文廷易的仕途前程。

文廷易回川时，父亲已濒临死亡，坚决不愿火葬，文廷易只好将他背出医院连夜送回老家土葬。

文小凤仗恃文廷易和全市各厂矿企业都熟，向杨风夸下海口保订货到即销，回收现款。却因文廷易去了外省杳无音讯，文小凤病急乱投医，撞上了一家作跳楼生意的骗子公司，为催货款在饭店打得头破血流，人仰马翻，文小凤和杨风双双被拘留。幸被文廷易托关系将她们解救出来。又通过组织向跳楼公司的主管部门施加压力，催逼货款，却因那家公司有商界结怨太多，总经理被绑架到陕西。实在拿不出现款，只好以一批假名酒抵押。文小凤明知这一两百万的名酒都是假货，但被利益所趋，反帮着劝杨风接手。这期间，她和杨风同床共枕，早已有了身孕。杨风的岳丈，省财政厅副厅长兼技改处长秦大山多次电令杨风回煤城，因为杨风的妻子秦杏花患了子宫瘤，必须开刀做手术。

杨风接了假酒以后，文小凤向跳楼公司的总经理索要先前许诺的好处费，却被其用麻醉药迷倒后肆意蹂躏。

在秦大山的斡旋下，杨风将几百箱假名酒卖给了采煤公司给职工发年货，多余的货款又发了一个专列的焦炭给杨风。文小凤却将这批货款让文廷易截留下来，开了黄金珠宝公司。杨风再次沦陷了货款，却又跌进小凤的温柔乡中不能自拔。他发往煤城的假名酒败露，岳父以此要挟，勒令他返回煤城，给杏花开刀切除子宫瘤。

隆冬某夜，杨风梦见小凤生了孩子，血流遍野。从此对小

凤揪心挂肠，再次伺机赴川，几经辗转寻到文小凤老家，只见到了小凤的老母和襁褓中的60天幼女雪儿。而小凤耐不住寂寞，已回蜀滨市去了，和杨风失之交臂。杨风摸出仅有的一点钱放在女儿怀里，咒骂文小凤心肠狠毒，抛弃幼女，从此对小凤心灰意冷，连夜返归煤城。

文廷易因为妻子汪玉芸到组织部求部长处告状，加之在医院强抢老父尸体回家土葬，被撤去处长、总经理职务、取消某县副县长候选人资格，下到土产果品公司当了副经理。文廷易留职停薪、愤而下海，租了商业大厦的门面开黄金珠宝公司。

商业大厦原本是一家集体小店，因为城市改造拆迁时政府用土地补偿损失，它的经理章长志在一次街头斗殴事件中拔刀相助弱者，巧遇从南方来此淘金避祸的金融世家子弟陈翔。陈翔熟谙中国金融体制弊端，给章长志出谋划策，大肆拉拢、迷惑金融官员，重复抵押，在多家银行贷出巨款。章长志把一家小店发展成了一幢巍峨耸立的商业大厦，而他自己也拥有了名车美女，还成了改革创新的英雄、名人。陈翔也捞得脑满肠肥。在两年辉煌即将过去时，陈翔如黄鹤般御风飞去，杳然而逝，再无踪影。章长志在商业大楼即将破产之际，反而升了官，留下了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文廷易在商业大厦辉煌的时期，一年赚了一个新店，三家分店开张时，他已有千万资产。文小凤当初用杨风的货款帮助他开了张，现在要求分股，文廷易却坚持自己是借帐还钱。

文小凤决心向文廷易报仇雪恨，她们利用喝酒、打牌、跳舞攻垮了文廷易的客户：高原地矿西南片区的销售经理、经理把她带回总部介绍给总经理。文小凤立即绕过经理贴上了总经理，在天高地远的草原上，在云朵般的羊群里，她以特有的女人魅力和对性文化的悟性让总经理倾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文小凤摇身一变成了高原地矿在西南的黄金珠宝总代理。

文廷易被挤兑得无可奈何，愤而远走香港、赴深圳，转营铂金首饰，生意仍然十分红火。

文小凤终因不耐吃苦，不擅管理，又想一夜暴富，于是，定下了巨额首饰被盗的毒计，暗中将大批名贵珠宝、钻石低价卖给文廷易，制造出保安醉酒误事的假现场让警察破案，又暗中帮助保安隐匿他乡。最终将地矿的总经理拉下水，抛家别子和她双飞双栖逃遁她的老家……

**商尘女**

老板右边腋下死死夹着几把刀，左手抱着头飞快蹿出碗盏飞舞的饭店，跑到路边抓起公用电话报警：“快、快，我这里有人打架，已经头破血流了。把我的桌椅都掀翻了，杯盘砸烂了……快呀，晚了要出人命案，……什么？堂内的刀具……他们一打起来，我就全部搜了，带在我身上……快……”老板嘶声叫喊。

刹时间，警灯闪烁，警车飞驰，警笛锐叫，街上的行人和各店铺的商家都飞蛾儿般涌来看闹热。正在打斗着的店堂外，虽然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可谁也不敢前劝架，只看见里面酒瓶、碗碟在空中飞舞，玻璃的碎裂和人的吼叫声，桌翻椅倒的乒乓声一阵高过一阵，胆小的生怕玻璃飞出来遭了误伤，或是鲜血溅到了自己身上，赶紧往人丛中躲藏。胆大的看得既刺激又好奇。有人便围住了老板问缘由：

“打得这么凶，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中间还有个女娃子。”

“那姑娘看起来是个美女，一副好身材，脸蛋也漂亮，该不是争风吃醋吧？”

.....

“我也不知道。”老板苦着脸说。“我在厨房催菜，一听外